

上海市家庭户变动趋势预测

王桂新

【提要】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户的数量、规模、结构及其变动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生活、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其家庭户的变动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人口变动一样,亦是全国家庭户变动趋势的先导。本文对未来上海市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的变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供上海市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时参考,并为全国及其他地区或部门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作者】 王桂新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1. 资料、预测内容和方法

1.1 资料

即使对统计水平较高的上海来说,人口预测资料仍比较欠缺,可供进行家庭预测的资料更为匮乏。如在现时点上,我们就无法获得计算上海市男女年龄别户主率的有关资料,也不能获得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家庭户人口及相关资料。目前可获得并被笔者用于上海市未来家庭户变动预测的资料主要有:

- (1) 上海市 1990 年人口普查的男女年龄别人口资料、分组到 60 岁及以上的年龄别 1 人家庭户资料、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资料;
- (2) 上海市 1990 年、1982 年人口普查和 1995 年、1987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家庭户、集体户资料及家庭户、集体户人口资料;
- (3) 上海市户籍人口、户数的年报统计资料及笔者预测的未来男女年龄别户籍人口资料;
- (4)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及相关研究的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年龄别人口 1 人户发生率、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资料。

1.2 预测内容

本文以户籍人口的家庭户^①为预测对象,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拟预测以下内容:

- (1)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平均户规模变动趋势;
- (2)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 1 人户、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 1 人户变动趋势;
- (3)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有 1 位和 2 位及以上高龄人

^① 按现行统计年报中的“户”,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本文作为预测研究对象的仅指家庭户。笔者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家庭户称为户籍人口家庭户,以常住人口为对象的家庭户称为常住人口家庭户。作为家庭户户数,二者通常是一致的,在此仅是为区别构成家庭户的人口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而已。

口家庭户变动趋势。

本文预测期限为 1995~2025 年,以尾数“遇 0 逢 5”年份为具体预测年份。

1.3 主要预测方法

家庭户的预测方法有很多,预测不同对象和内容也需用不同的方法。对预测家庭户户数来说,户主率法是被普遍使用的方法。户主率法主要包括粗户主率法、成人户主率法和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法。粗户主率法,就是根据总人口数乘以其中户主所占的比例——户主率求得家庭户户数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所需数据不多,但只能预测家庭户总数。而且由于能否成为户主与年龄有密切关系,如在中国 15 岁以下人口成为户主的可能性很小,户主率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很大。这样根据粗户主率法进行家庭户预测就不能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成人户主率法就是考虑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方法。该方法是根据成人人口数乘以其户主率求得家庭户户数。在中国,还由于长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男女不同性别的成年人口成为户主的可能性亦存在明显不同,男“尊”多“贵”为户主,女“卑”则成户主者较少。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法,就是同时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对户主率的影响,根据男女年龄别成年人口数乘以其相应的户主率,然后加总求得家庭户户数的方法。显然,以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法进行家庭户户数预测的结果,不仅可获得较多的预测信息,也相对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一些。

为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上述资料、获得较多而又不失科学性的预测信息,本文对上海市未来家庭户变动趋势的预测,将主要以调整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法为基本方法。即假定上海市男女年龄别成年人口的立户模式及水平与全国大致相同或接近,上海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相同。然后用全国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调整推算出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再根据该调整推算出的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和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成年人口数,进一步推算出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数,对此加总即求得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

设上海市 1990 年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成年人口(本文定为 15 岁及以上)为 P_{ij} ,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为 h_{ij} ,家庭户总数为 H ,全国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为 h'_{ij} ,并令:

$$k = \frac{H}{\sum_i \sum_j P_{ij} \times h'_{ij}} \quad (1)$$

式中, i 为性别, j 为年龄按 5 岁分组的年龄组组序, k 为系数。求出 k 即可用下式计算 h_{ij} :

$$h_{ij} = kh'_{ij} \quad (2)$$

在求得上海市 1990 年户籍人口的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 h_{ij} 以后,若假定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男女年龄别成年人口立户模式及水平不变,即假定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的成人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均维持在 1990 年计算的水平,那么以下式就可预测得到上海市未来年份 t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

$$H(t) = \sum_i \sum_j P(t)_{ij} \times h_{ij} \quad (3)$$

并可进一步根据下式计算出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 t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 $hp(t)$:

$$hp(t) = P(t)/H(t) \quad (4)$$

式中, $P(t)$ 为上海市预测年份 t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人口总数。

2. 预测过程:主要假定、基础数据的调整和预测计算

2.1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及平均户规模的预测

首先根据上述资料调整或计算出进行本预测所需的以下相关数据。

2.1.1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及家庭户男女年龄别人口的计算

现有政府公安和统计部门提供的总户数和户籍人口统计数,均包括家庭户、集体户及家庭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无法以此区分户籍人口的家庭户、集体户及家庭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两次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根据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常住人口中的集体户人口分别占常住人口

海市 1990 年户籍人口的集体户人口比例约占 2%，并假定该比例在未来也保持不变。另据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常住人口的集体户人口中亦包括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以据此本文亦假定上述户籍人口中约占 2% 的集体户人口，也包括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且按总户籍人口男女年龄别比例分布。在以上资料和假定的基础上，以 1990 年末户籍人口的 2% 作为集体户人口，将此集体户人口数乘以总户籍人口的男女比例，得出假定的户籍人口集体户男女人口数，再以此分别乘以总户籍人口年龄别比例，即可求出假定的户籍人口的集体户男女年龄别人口数，然后将户籍人口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的男女年龄别人口，减去求出的户籍人口的集体户男女年龄别人口，就可求出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人口数 P_{ij} 。

2.1.2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的计算

根据已调整得出的上海市 1990 年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人口数、1990 年人口普查的全国常住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并假定上海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相同，则由式(1)、(2)即可求出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 h_{ij} 。在上述资料和假定条件下，由式(1)计算出的 k 为 0.9861，基本接近于 1，这说明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成人立户模式及水平与全国大致相同，本文假定二者相似并以全国户主率调整推算上海市户主率是基本合理的。全国家庭户人口的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和调整计算出的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如表 2 所示。

2.1.3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及平均户规模的预测

首先将笔者已预测到的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人口数减去 2% (假定的户籍人口的集体户人口比例)，得出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人口数，再根据式(3)、(4)和表 2 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男女年龄别户主率并假定其未来保持不变，即可求出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数及平均户规模 (见表 3)。

2.2 户籍人口的 1 人户和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 1 人户户数的预测

一般地说，在家庭户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各年龄组的 1 人户发生率仍有明显差异，但根据现有的上海市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只能直接算出上海市家庭户 15~19 岁、……、60 岁及以上等年龄组 1 人户的发生率，而不能计算其 60 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的 1 人户发生率。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关于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家庭户 15 岁到 59 岁各年龄组的 1 人户发生率，是直接根据上海市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而对 60 岁以上人口则是采用笔者调整的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 60 岁及以上年龄别人口数和 1990 年人口普查的全国家庭户 60 岁及以上年龄别人口 1 人户发生率间接计算得出的。具体计算方法是，设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 60 岁及以上年龄别人口实际数及其合计数分别为 P_j 和 P ，其相应的年龄别人口初步推算合计数为 P' ，1 人户发生率为 h_{1j} ，全国家庭户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 1 人户发生率为 h'_{1j} ，则

$$k_1 = \frac{\sum_j P_j}{P'} = \frac{P}{\sum_j P_j \times h'_{1j}} \quad (5)$$

$$h_{1j} = k_1 \times P_j \quad (6)$$

式中， j 为 60 岁及以上人口按 5 岁分组的年龄组组序， k_1 为系数。

在计算出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家庭户 15 岁及以上年龄别人口 1 人户发生率 h_{1j} 后，假定其未来保持不变，即可以此和调整得出的户籍人口的家庭户 15 岁及以上年龄别人口数，预测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家庭户中的 1 人户及其 65 岁及以上的 1 人户户数。

2.3 户籍人口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户数的预测

现有资料中只有 1990 年人口普查一个时点的全国、上海及其他省市常住人口中的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户数资料。仅据此显然很难进行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数的预测。这里采用以下方法对此作一粗略的估算。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海市常住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9.38%,上海市常住人口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比例为 24.22%,将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比例除以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之比例,得 2.5827。根据同样的计算可知,全国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5.57%,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为 18.67%,二者相除之值为 3.3501。这些数据说明:第一,不管是上海还是全国,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与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密切关系,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也高。根据全国 30 个省市资料的计算,二者相关系数为 0.756,显示出二者之间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如果假定家庭户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与上海市常住人口及全国总人口相同的话,那么上海市家庭户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变化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所占的比例变化 2.58 个百分点,而全国家庭户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变化一个百分点,则将引起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所占的比例变化 3.35 个百分点。第三,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比例受其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比例影响的变化,随着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升高呈减小趋势。即随着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家庭户人口中由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而引起的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比例的变化将越来越小。

因此假定上海市家庭户中较高水平的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比例和其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的比例,是由一个较低水平的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比例和其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比例(全国水平)发展而来的,而且假定户籍人口的家庭户及家庭户人口同一比例的变化与此相同,则可根据以下数式推算出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户数:

$$\Delta H_{65+} = HS_{65+} - HT_{65+} \quad (7)$$

$$\Delta P_{65+} = PS_{65+} - PT_{65+} \quad (8)$$

$$\Delta \alpha_{65+} = \Delta HS_{65+} / \Delta P_{65+} \quad (9)$$

$$\begin{aligned} \Delta HS_{65+}(t+5) &= HS_{65+}(t) + \Delta \alpha_{65+} \Delta P_{65+}(t \sim t+5) \\ &= HS_{65+}(t) + \Delta \alpha_{65+} (P_{65+}(t+5) - P_{65+}(t)) \end{aligned} \quad (10)$$

$$H_{65+}(t) = H(t) \times HS_{65+}(t) \quad (11)$$

式中, HS_{65+} 、 PS_{65+} 分别为 1990 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与其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家庭户人口总数的比例, HT_{65+} 、 PT_{65+} 分别为 1990 年全国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与其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家庭户人口总数的比例, $\Delta \alpha_{65+}$ 为同一时期户籍人口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与其相应的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家庭户人口总数比例的变化值之比,其意义表示户籍人口的家庭户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的比例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比例的变化, $H_{65+}(t)$ 为上海市在预测年份 t 户籍人口的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户数。

将数据代入式(7)、(8)、(9),可算出 ΔH_{65+} 为 3.82, ΔP_{65+} 为 5.56, $\Delta \alpha_{65+}$ 为 1.45。然后根据已预测并调整得到的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家庭户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的比例和式(10)、(11),即可求得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的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户数(见表 3)。检验推算结果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户籍人口中家庭户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所引起的家庭户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比例的变化,的确显示出呈同样规律的越来越小的趋势,说明本文采用这一方法的估算结果是可信的。

根据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有 1 位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占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 79.22%,而上海市同一比例 为 73.96%。这又说明高龄人口的比例越高,有 1 位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占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比例反呈下降趋势。全国高龄人口比例和有 1 位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比例的相关系数为-0.638,也说明了二者的这一变化关系及趋势。由此可推断,随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其户籍人口中有 1 位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比例也将呈下降趋势,而有 2 位及以上同一比例将相反呈上升趋势。根据这一趋势,参考上述思路、方法及式(7)~(11),又可进一步大致推算出上海市未来各预测年份户籍人口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中分别有 1 位和 2 位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户数(见表 4)。

3. 本预测的注意点及主要预测结果

3.1 本预测的注意点

任何人口或家庭预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预测也不例外。本预测的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本预测是在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借助了一些全国的相关数据,并使用了不少假定;二是本预测是以笔者对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预测结果为基础进行的,而对

表 3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家庭户及其 1 人户的变动趋势

年份	家庭户总数 (万户)	平均户规模 (人/户)	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		1 人家庭户	
			户数(万户)	占总户数比例(%)	户数(万户)	占总户数比例(%)
1995	444.75	2.87	121.44	27.31	52.72	11.85
2000	480.09	2.69	148.86	31.01	59.29	12.35
2005	521.98	2.54	167.41	32.07	67.51	12.93
2010	564.93	2.39	189.18	33.49	75.37	13.34
2015	598.60	2.29	231.98	38.75	81.83	13.67
2020	614.29	2.24	303.78	49.45	88.71	14.44
2025	611.37	2.24	378.46	61.90	96.73	15.82

表 4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中有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的变动趋势

万户

年份	有 65 岁及以上高 龄人口家庭户	有 1 位 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			有 2 位及以上 65 岁及 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
		合 计	1 人户	2 人及以上户	
1995	121.44	86.49	18.02	68.47	34.95
2000	148.86	100.79	22.57	78.22	48.07
2005	167.41	111.67	25.49	86.18	55.74
2010	189.18	123.65	28.10	95.55	65.53
2015	231.98	140.03	33.28	106.75	91.95
2020	303.78	152.52	44.29	108.23	151.26
2025	378.46	145.29	58.72	85.57	233.17

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的预测,又是使用同批人变化率法并假定所使用的同批人变化率未来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本预测结果是以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方法和假定以及笔者预测上海未来户籍人口的资料、方法、假定和结果为基础和前提的。读者和有关方面在利用本预测数据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3.2 主要预测结果

在上述资料、方法和假定的前提下,本文预测得到的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家庭户的变动,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家庭户总数将呈继续增加趋势。根据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市常住人口家庭户1982年为312.71万户,1990年增加到406.53万户,8年时间增加了93.82万户,平均每年增加11.73万户。本文预测的是户籍人口家庭户,也同样呈继续增加趋势。据本文推算和预测,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1995年为445万户,到2000年将增加到480万户,2010年、2020年进一步增加到565万户和614万户。总的来看,在2015年之前,平均每年大致增加7~8万户;2015~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幅将减小到3万户左右。2020年以后,由于户籍人口将出现减少趋势,因而也将影响其家庭户户数亦相应转向减少趋势。

第二,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将持续减小。同样根据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市常住人口的户平均规模1982年为3.60人,1990年减小到3.10人,8年时间平均每户减小0.50人。根据本文推算和预测的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1995年为2.87人,到2000年将减小到2.69人,2010年、2020年进一步减小到2.39人和2.24人。在1990~2020年间的3个10年,平均户规模将分别减小0.37人、0.30人和0.15人,显示随着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数量的增加,其平均户规模却呈反向减小趋势。但其减幅又表现出一定收敛趋势,说明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家庭户的户均规模并非一直持续减小下去,而是随着户籍人口家庭户户均规模的不断减小而渐趋稳定状态,大致到2020年前后已基本趋于稳定(户均2.24人左右)。

第三,1人户户数及其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不断增大。由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可知,1982年和199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家庭户的1人户分别占家庭户总数的10.28%和12.09%,1990年比1982年约上升1.8个百分点。根据本文推算和预测,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中1人户1995年为53万户,约占家庭户总数的12%。到2000年、2010年、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的1人户将分别增加到60万户、75万户和近90万户,占户籍人口家庭户总数的比例将相应上升到12%、13%和14%。显然,1人户户数及其占家庭户总数比例的增大,与上述家庭户平均规模的减小有密切关系。1人户户数及其占家庭户总数比例的增大,无疑是上海市未来户籍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日趋减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第四,家庭户“高龄化”迅速发展。如果把有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视为家庭户“高龄化”水平,那么上海市未来家庭户的“高龄化”也将与人口高龄化一样呈迅速发展之势。根据本文推算和预测,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中有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1995年约有12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的24%。到2000年、2010年、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中有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将进一步增加到150万户、190万户和300多万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也将分别相应上升到31%、33%和49%。也就是说,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的“高龄化”也与人口高龄化一样,在2010年以后将呈加速发展趋势,到2020年约有50%的户籍人口家庭户中至少有1位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显然,上海市家庭户“高龄化”的迅速发展,是上海人口高龄化和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的必然结果。

第五,老年“空巢家庭户”增势明显。根据本文的推算和预测,上海市户籍人口家庭户中完全由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组成的老年“空巢家庭户”(主要是单身户和一对夫妇户)也将迅速增加。从1位老年人“空巢家庭户”来看,其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1995年约为4%左右,到2010年和2020年将上升到5%和7%以上。随着人口、家庭户“高龄化”和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的发展,仅由2位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组成的老年“空巢家庭户”必然在有2位及以上高龄人口家庭户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如果假定在有2位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户中60%为2人老年“空巢家庭户”,那么仅由1人(单身老人)和2人(夫妇老人)构成的老年“空巢家庭户”,到2000年将达到50多万户,约占家庭户总数的10%以上;到2010年和2020年,将可能加速增加到67万和135万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也将相应上升到12%和22%左右,显示老年“空巢家庭户”从2010年以后也将呈加速增长趋势。

4. 家庭户变动对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既然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生活及消费的基本单位,那么上海市未来家庭户的变动,必然对上海未来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生活、消费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概括说来,未来户籍人口家庭户的变动,至少要对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4.1 家庭户变动与家庭养老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养老方式仍然是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者。但上海市未来人口的高龄化和家庭户的“小型化”及“高龄化”,必然要导致上海市未来的家庭户越来越成为被养的“老人”的“天下”,而相反却越来越失去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者。根据笔者的预测计算,发现就平均状况而言,大致在2010年以前上海市每1位65~79岁的老人尚有差不多1位45~49岁的人来赡养,但在2010~2025年期间,1位45~49岁的人却差不多要赡养3位左右65~79岁的老人。上述预测也说明,上海市到2010年以后完全由老人组成的1人和2人老年“空巢家庭户”将会逐渐上升到相当的比例,而对这种1人和2人老年“空巢家庭户”来说,显然无法实施“家庭养老”。因此,上海市未来家庭户的“小型化”和“高龄化”,将会对“家庭养老”以及整个社会的养老事业提出严峻的挑战。

4.2 家庭户变动与房地产发展

家庭户变动对房地产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户户数变化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1个家庭户应该拥有1套住房。因此,家庭户户数的增加,就意味着对住房需求的扩大。上海1995年约有445万家庭户,到2020年将可能增加到614万户。如果平均每一家庭户一套住房,那么就意味着上海在2020年以前还要新建200多万套住房,这一数量约是目前家庭户总量的二分之一。二是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影响。在人均住房面积相同的条件下,家庭户人口越多,住房面积应该比较大;相反家庭户人口越少,住房面积一般也要小一些。因此上海市未来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至少将会降低“大住房”特别是“特大住房”的比例。按上海市发展规划,到2020年人均居住面积要达到14平方米,使用面积达到19.44平方米^①,而据本文预测,届时上海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户均规模将减小到2.24人。按此计算,届时所建住房平均每套居住面积31.36平方米、使用面积43.55平方米就应该算基本达标了。

^① 上海市贯彻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1998年1月。

三是家庭户“老龄化”的影响。老人往往对住房有很多比较特殊的要求,如至少楼层不应该太高,高了应安装电梯等。目前不少有老人的家庭户多选择低楼层的住房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就要求目前和以后的新建住房,不能不考虑上海市未来人口和家庭户“高龄化”的发展,不能不考虑老人对住房“消费”的基本需求。

4.3 家庭户变动与消费、储蓄

按照中国的传统消费习惯,人们对住房、家具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等通常更喜欢自己拥有而不靠租借,而且绝大部分消费行为都是以家庭户为单位实现的。这就使家庭户在扩大住房需求的同时,还将需要相应提供大量的家具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另外,增加多少个家庭户,就要相应增加多少个“家庭户单位”的其他消费需求。如上海到2020年还要增加200多万个家庭户,那么除需新建200多万套住房以外,还将需要增加200多万套家具,200多万台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VCD、照像机、微波炉、家用空调器、热水淋浴器甚至家用电脑等也都基本是以家庭户为单位购置和消费的,因此这些耐用消费品也都可能要增加相应需求量。

购置住房也好,添加“大件”耐用消费品也好,都需要较大的资金量。就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若因立户成家购置几台电冰箱、家用空调器等“大件”耐用消费品,没有数年的积蓄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对购置住房来说,更是没有半辈子甚至终生的积蓄就不能为之。所以家庭户的增加,往往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的储蓄来支持。上海市近些年迅速增加、已近2000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显示对政府刺激消费需求的措施“置若罔闻”,尽管有诸多因素影响,但其中在为将来立户成家做储蓄准备的份额,恐怕要占有不小的比重。

4.4 家庭户变动与社区及公共设施建设

社区及公共设施建设,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上海市未来家庭户的“小型化”和“高龄化”,特别是1人和2人老年“空巢家庭户”的增加,将会对上海今后社区及公共设施建设提出新的需求。如老年活动和游乐场所的增建,公交车辆如何设计得更适应老年人乘坐,煤气灶、厕所、浴缸及其他家庭装潢用品如何设计得更适应老年人使用,社区“老年谈心室”、“老年谈心热线”等专项老年服务项目的发展。在90年代初期,笔者曾为当时上海“万科城市花园”及其区内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这些方面的咨询,现在已显示出其必要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上海市未来家庭户“小型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将给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提出严峻挑战,那么采取何种对策迎接这一挑战就是现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如是否可考虑一方面继续增建敬(养)老院,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社会养老,同时也在社区大力提倡和开拓由社会提供上门服务的户外“家庭养老”。

4.5 家庭户变动与社会综合政策

由上可知,未来上海市家庭户的变动,将会影响住房建设、居民储蓄、耐用消费品市场、老年公共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社区“老年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等方方面面,而这些方方面面又互相交叉、综合联系在一起,涉及多个机构和部门。因此为了迎接未来上海市家庭户变动的挑战,联系和协调各相关机构和部门,制定一整套多角度、全方位的关于高龄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和保障的综合政策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1. 郭志刚:《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詹永富:《上海市家庭变动趋势和预测》,《西北人口》,1997年第1期。

(本文责任编辑: 朱 萍)